

企鵝人生

PENGUIN
LIVES

但丁

[美] R. W. B. 刘易斯 著

张心童 译



Dante Alighieri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企 鹅 人 生

PENGUIN
L I V E S



但 丁

〔美〕R. W. B. 刘易斯 著

张心童 译

Dante Alighieri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of *Dante* by R.W. B. Lew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pper Publications, L.L.C and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 Lipper / Penguin Book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
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
权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但丁 / (美) R.W. B. 刘易斯 (R.W. B. Lewis)
著; 张心童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7.5

(企鹅人生)

ISBN 978-7-108-05939-0

I. ①但… II. ①R… ②张…

III. ①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
传记

IV. ①K835.4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499 号

总 译 审 胡允桓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颜 箴
特约编辑 王怡翹 赵 轩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 迪
版式设计 薛 宇
封面版画 袁亚威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5-017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125 千字 印张 8.125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64010542

带着感激和爱

献给福斯托、丽塔和弗兰切斯卡·迈纳斯

目 录

但丁：不折不扣的佛罗伦萨人	1
童年的邻里故事	19
爱情、诗歌、战争	35
13世纪80年代	
贝雅特丽齐之死与新的人生	57
1288—1295	
入仕之路	79
1295—1302	
流亡途中的诗人：《神曲》的开始	107
1302—1310	
旅程的中途	153
1310—1319	

拉韦纳：《神曲》的完成	199
1318—1321	
参考文献	245
致 谢	250

但丁：不折不扣的佛罗伦萨人

当你今日走过佛罗伦萨的旧桥（Ponte Vecchio），你会发现一块牌匾，上头引用了但丁《神曲》（*Divine Comedy*）里的一段话。这段话出自但丁的祖先卡洽圭达（Cacciaguida）。《神曲》中描述道，诗人但丁漫游层层天堂，在经过圣战士所在的天国高层时，与卡洽圭达相遇。他们心情沉重地回忆起 1216 年，也就是但丁出生前差不多五十年，发生在他出生地的一件大事——布翁德尔蒙特·布翁德尔蒙提（Buondelmonte dei Buondelmonti）凶杀案。这个事件令佛罗伦萨陷入了几十年的动荡。布翁德尔蒙特是一个负心的贵族，突然抛弃来自阿米代伊（Amidei）家族的未婚妻，娶了聪明人马东纳·多纳蒂（Madonna Donati）更为美丽富有的女儿。阿米代伊家族因此恼羞成怒，其亲戚乌贝蒂（Uberti）家族施以援手，一班人马在复活节早晨，埋伏在了布翁德尔蒙特必经的旧桥旁。当身着闪闪白衣的布翁德尔蒙特骑着白马过桥时，伏兵一拥而上，将其碎尸万段。

卡洽圭达说道，这事一出，佛罗伦萨从此永无宁日。这场祸事发生的地方恰好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战神玛尔斯（Mars）雕像，可谓意味深长。家族战争从此接踵而至，佛罗伦萨进入了争权攘利的族群恶战。

但丁是佛罗伦萨无与伦比的诗人兼史学家，也是这座城市热切的观察守望者。他是佛罗伦萨的苦楚与创伤的产物。三十多块引用了《神曲》片段的牌匾散落在佛罗伦萨的各个角落，记载着但丁三十五年佛罗伦萨生活里的人事片影：阿尔诺（Arno）河和旧桥，庄严肃穆的洗礼堂〔但丁称之为“美丽的守护神圣乔瓦尼（San Giovanni）”〕，但丁居所附近一条显贵聚集的要道科尔索大街（Via del Corso），巍峨耸立在阿尔诺河南面的圣米尼亚托教堂（San Miniato），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也是但丁古典文学启蒙老师的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佛罗伦萨吉伯林党派（Ghibellines）中最骁勇善战的法里纳塔（Farinata）；当然还有但丁秘密爱恋的贝雅特丽齐（Beatrice）。《炼狱篇》（*Purgatorio*）的结尾有一段对贝雅特丽齐的描写：她披着绿斗篷，鲜亮如焰，橄榄叶花冠下的面纱洁白如雪，带领但丁穿过层层天堂。表现这个场景的牌匾附属于科尔索大街四号的宫殿。这座宫殿曾是贝雅特丽齐父亲福尔科·波尔蒂纳里（Folco Portinari）的殿宇。

但丁与佛罗伦萨的渊源之深之切，若放在当今，怕是难为世人所理解。他不仅生于斯，长于斯，他一切

的一切，都源于斯。他就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一个有着经典形象、脾性有时乖戾的独特人物。他有密切往来的朋友，比如他喜欢打趣的邻居福雷塞·多纳蒂（Forese Donati）；他有文学上的伙伴，比如他年长的诗人圭多·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他也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比如福雷塞·多纳蒂的哥哥科尔索·多纳蒂（Corso Donati）。但丁还有个只消默默观望就终生难忘的梦中情人贝雅特丽齐。可惜贝雅特丽齐二十五岁便香消玉殒。几年之后，但丁写下了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新生》（*Vita Nuova*），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纪念他自九岁起就萌生的对贝雅特丽齐矢志不渝的爱恋。随着时间流逝，他也娶妻并育有三个孩子（他的妻子性格稳重，也来自多纳蒂家族）。然而但丁个性热情，曾不止一次地追求佛罗伦萨的年轻少女，正如他自己在《地狱篇》（*Inferno*）开篇中所形容的，他这是“迷失了正路”^①。但丁在有生之年就得到了世人的肯定。当人们开始竞相传阅《神曲》的前两部时（大约在1315年），他就

① 本书中关于《神曲》（《地狱篇》《炼狱篇》《天国篇》）内容的引用参考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田德望散文体译本，除非特殊注明。其余引文为本书译者译。书中页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被誉为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诗人。但丁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佛罗伦萨人，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旷世杰作《神曲》就是围绕佛罗伦萨展开的：它表达了但丁对这座城市的眷恋，对迫使他踏上流亡之路的阴谋者的愤慨，以及对重归故里的渴望。

但丁的一生都与佛罗伦萨的历史密不可分。当时，欧洲有所谓的贵尔弗派（Guelphs）和吉伯林派，佛罗伦萨的历史就是由这两派的党争演化而来的。这两个词源于德语中的“Welf”和“Weiblingen”，起初指的是12世纪两个争战的德国贵族家庭。随着这场对战在13世纪初愈演愈烈，吉伯林派成为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方，支持皇帝在欧洲的绝对权威，而贵尔弗派则成为效忠罗马教皇的对抗力量。两个党派在佛罗伦萨和博洛尼亚（Bologna）等城市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两个家族的名字也从大的权威争战演变成了地方派系争战的代名词。在佛罗伦萨，布翁德尔蒙蒂家族属于贵尔弗一派，阿米代伊和乌贝蒂家族则属于吉伯林派。

贵尔弗派与吉伯林派在托斯卡纳地区内的恶战，在1215年后的半个世纪先后达到了两个高潮。（这期间时有小的动荡发生，比如吉伯林派在1248年捣毁了贵尔弗派

在佛罗伦萨的三十六座塔楼，而在两年后，贵尔弗派也做出回击，到处破坏吉伯林派的房屋住所，满街可见断壁残垣）。1260年，吉伯林派在锡耶纳（Siena）附近阿尔比亚（Arbia）河上的蒙塔佩蒂（Montaperti）村庄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贵尔弗派的主要家族力量被放逐出城，这个城市也差点儿灰飞烟灭。吉伯林派的指挥官们在佛罗伦萨以西的恩波利（Empoli）会面，投票决定要将佛罗伦萨夷为平地。其中只有法里纳塔·乌贝蒂（Farinata degli Uberti）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宣称，自己首先是个佛罗伦萨人，其次才是吉伯林派，并发誓要用自己的刀剑来捍卫这座城市。好在吉伯林派最终改弦易辙，没有将佛罗伦萨夷为平地，而是拆毁了其中的一百零三座宫殿、五百八十所房子以及八十五座塔楼。

贵尔弗派在1266年重新掌控了佛罗伦萨，他们对法里纳塔非但不领情，反而恩将仇报，摧毁了乌贝蒂家族的所有建筑，并颁布法令称，将来不会再在那个被诅咒之地修建楼宇。今日那地方已是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的所在地了[这就是为什么自从13世纪90年代起，旧宫（Palazzo Vecchio）就处在边缘地带，而非如人所愿，位于广场中心]。但丁在《地狱篇》中描述了他

在地狱第六层，即异端邪说信徒所在地，遇见法里纳塔的情形。法里纳塔是吉伯林派的首领，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烈火燃烧的石棺中，向但丁打听贵尔弗派对他的家族进行的狂烈的报复迫害。但丁这样对他描述吉伯林派的灾难：

鲜血燃红阿尔比亚河水的可怕的大屠杀。

正是吉伯林派之前的屠戮大大激起了佛罗伦萨贵尔弗派心中的怨恨。尽管如此，法里纳塔说道：“那并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但是，在人人都同意毁灭佛罗伦萨的地方，
就只我一个人当场挺身而出保卫它。

1266年，贵尔弗派在那不勒斯查理一世〔又称安茹伯爵查理（Charles of Anjou），曾被教皇克莱芒四世（Clement IV）传唤到意大利〕的带领下在那不勒斯东北部的贝内文托（Benevento）全面击溃了吉伯林派的军队。吉伯林帝国的领袖曼弗雷迪（Manfredi）是腓特烈二

世（Frederick II）的私生子，也是但丁敬仰的人。但丁在《炼狱篇》中描述道，曼弗雷迪连同其他被逐出教会的人一起进入炼狱，希望在炼狱中可以洗涤罪恶，灵魂得救，升入天堂。曼弗雷迪怅惘地说：“只要希望还有一丝绿意。”对但丁的家人和朋友来说，贝内文托的胜利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走上正轨，他们的城市百废待兴。所有贵尔弗派的流亡者重返故土。尽管吉伯林派在托斯卡纳的其他地区不时寻衅，但他们再未能侵占佛罗伦萨的一寸土地。

1266年，但丁刚满一岁。他长大的过程也是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过程。佛罗伦萨在之后的许多年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发展变化，逐渐繁荣并且呈现了独特的面貌：与饮食起居和派系纷争相比，市民的公共活动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商人阶层代替贵族阶层成了社会的主导。佛罗伦萨的商人早在1206年就成立了行会组织（guilds，又作Arti），银行家的行会就是此时成立的。紧接着毛织品行会于1212年成立，丝织品行会于1218年在坡圣马利亚（Por Santa Maria）路上成立。很久之后，药剂师行会、法官行会、公证人员行会等行会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但丁见证了这些行会发展的历程。最后，逐渐形成

了七个大的商人行会和十四个小（工匠）行会：屠户行会、面点师行会、铁匠行会、皮货商行会等等。

这些行会是13世纪的佛罗伦萨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当时贵尔弗派和吉伯林派兵戈扰攘的环境下，行会这一至关重要的科层制起到了巩固城市一体性，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佛罗伦萨经济的繁荣主要得力于银行业和奢侈品的国际贸易，尤其是装饰精美的皮革制品。1252年，第一个弗洛林金币被铸造出来，很快在欧洲成为主要的贸易通货，这是佛罗伦萨史册上激动人心的一刻。按照传统，货币上铸的一般都是教皇或者皇帝的肖像。这次在金币上雕刻的则是城市的标志：一面是佛罗伦萨的守护神圣乔瓦尼，另一面是城市的世俗象征百合花。

但丁在1295年加入药剂师行会（其会员资格相对宽泛，并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药剂师，哲学家和文人亦可入会），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同时，但丁对城市建筑面貌的变化也深感骄傲。但丁出生之际，四座大桥已经竣工。它们坐落在阿尔诺河的交通要点，纵贯南北，尤其是将一直被忽略的阿尔诺河外的奥尔特拉诺（Oltrarno）有效地纳入城市交通体系。布翁德尔蒙特大桥从建成直到它寿终正寝，都是当时唯一横跨阿尔诺河的大桥。大

约五年之后，第二座被称作新桥的大桥（即今天的卡瑞拉大桥，Ponte alla Carraia）在阿尔诺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建成。原先的那座此后一直被称作旧桥。1237年，第三座大桥在河的上游建成（即今天的恩宠桥，Ponte alle Grazie）。13世纪50年代末，第四座桥天主圣三一桥建成，因附近的天主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à）而得名。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建筑元素，不仅赋予了佛罗伦萨别具一格的面貌，也解决了当时迫切的实用性需求，那就是它独特的环形城墙。但丁十多岁时，佛罗伦萨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八万左右，当时在欧洲仅次于巴黎。在佛罗伦萨的人口将达到三万人时，很多公民（cittadini）都还住在1172年修筑的城墙之外。每逢佛罗伦萨受到攻城的威胁，为了奉行“焦土政策”，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利的东西，当时很多环形城墙外的房屋都遭到破坏，以截断侵入者的供给。其实，住在城墙外的也称不上是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算是一座围城，佛罗伦萨市民（cittadino）也只是指那些住在围城以内城市（città）里的人。

直到1280年，佛罗伦萨的很多重要宗教建筑仍位于城墙之外，比如多明我会（Dominicans）在城市以西的新

圣母（Santa Maria Novella）修道院和教堂，方济各会在城市以东的小圣十字教堂〔Santa Croce，于13世纪20年代末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死后不久建立〕，城市以北的圣马可（San Marco）修道院，以及城市以南的圣灵（Santo Spirito）修道院。但丁早在年少的时候就与多明我会士一同学习，又常在圣十字教堂外的广场上听方济各会士讲道，每次都得费些周折穿过城墙。

为了将这些家族和重要宗教建筑纳入城内，彼时当权的佛罗伦萨政府（Secondo Popolo）于1284年宣布，要建造更大的环形城墙，并将新城墙的设计交给了来自托斯卡纳的建筑师阿诺尔福·迪坎比奥（Arnolfo di Cambio）。新墙不仅取代了1172年建造的旧墙，也取代了一百多年前的古墙（cerchia antica）。这道古墙之后以卡恰圭达命名，并被但丁引用在其《天国篇》第十五章中，作为一个幸福时代的象征：

佛罗伦萨那时在……古城墙内，一直过着
和平、简朴、贞洁的生活。

无论和平、简朴还是贞洁，都和但丁心中的佛罗伦